

水·浒·通·俗·演·义

武松演义

WUSONG YANYI

刘操南 茅赛云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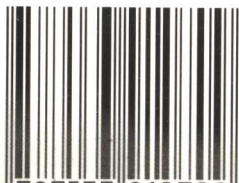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水·滸·通·俗·演·义

ISBN 7-5339-1070-2



9 787533 910709 >

ISBN 7-5339-1070-2/1 · 987

定价: 11.00 元



90210135

水 · 浒 · 通 · 俗 · 演 · 义

武松演义

WUSONG YANYI

刘操南 茅赛云编著

浙江文



SBP48/05

I247.4
1157

责任编辑:文 敏

封面设计:邵秉坤

武松演义 刘操南 茅赛云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227000 印数 0001-4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070-2/I·987 定价:11.00 元

出 版 说 明

《武松演义》由评话艺人茅赛云和杭州大学教授刘操南根据杭州传统评话书目共同讨论,再创作而成。

本书生动地记叙了武松从景阳冈打虎起,到二龙山七星聚会止的坎坷遭遇;通过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十字坡打店、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闯蜈蚣岭等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武松这一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

本书语言通俗、生动、细腻、传神;写人叙事状物,绘声绘色,形神毕肖。书中的诗词曲赋流畅清新,富有诗情画意。

目 录

第 一 回	透瓶居文康卖酒 景阳冈武松打虎	1
第 二 回	除猛虎好汉立威名 挤长街大郎受耻辱	12
第 三 回	阳谷县武都头任职 紫石街潘金莲戏叔	23
第 四 回	武都头天齐庙卖街拳 西门庆紫石街饮花酒	34
第 五 回	武二郎怀疑兄长病变 何九叔诉说潘氏奸情	45
第 六 回	武都头控告西门庆 孙县主怒斥何九叔	57
第 七 回	供奸情武二郎杀嫂 定诡计西门庆请客	69
第 八 回	武都头怒杀西门庆 胡夫子义斥孙国卿	80
第 九 回	狮子桥王婆正法 十字坡武松打店	93
第 十 回	施公子置酒萧王殿 武英雄纳凉安平寨	107

2 目 录

第十一回	举大石武松逞威风 得噩梦蒋忠受惊吓	120
第十二回	报兄仇施恩嘱义士 惩恶贼武松闯酒馆	133
第十三回	赌馆歹徒忍气吞声 茶店老丈聚心快谈	145
第十四回	蒋门神避祸走拳馆 马玉珍受创落酒缸	157
第十五回	王庆怒斥蒋门神 施恩义夺快活岭	171
第十六回	张都监阴谋施诡计 孙府尹清廉处疑案	183
第十七回	蒋忠阴唆何长解 武松大闹飞云浦	195
第十八回	汪丫鬟泪洒芙蓉轩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207
第十九回	武英雄藏身酒店 孙府尹相验死尸	220
第二十回	府衙役三搜十字坡 孙家店再晋英雄酒	232
第二十一回	老庄家惨死双龙镇 武行者夜探蜈蚣岭	244
第二十二回	双日镇孔明挨打 二龙山武松落草	257
后 记		271

第一回 透瓶居文康卖酒 景阳冈武松打虎

话说北宋政和、宣和年间，徽宗道君皇帝赵佶在位，朝政废弛，纲纪败坏，豺狼当道，虎豹专权。蔡京、童贯、高俅、杨戩之徒，壅塞朝廷，遍地贪官污吏，刮尽民脂民膏。豪门恶霸，仗势横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恼得天下英雄豪杰，啸聚山林，纷纷起义。这里先表一人，是山东东平府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长得肩阔腰圆，体格魁梧；眉如刷漆，目似朗星，鼻若悬胆，牙如排玉。江湖上因他武艺高强，相貌英武，与二郎神仿佛，称他为灌江口武二郎。武松幼年父母早丧，家道贫寒，受尽人家冷淡、欺凌。家中只有哥哥大郎一人，这大郎单名一个植字，武松幼时由大郎抚养长大。大郎贩卖炊饼度日，每日自武家寨挑炊饼上清河县去。在家无人照料二郎，大郎一头挑着炊饼，一头挑着二郎，遇到好人讨些乳水、浆水与他吃。就这样辛辛苦苦地把二郎养大，所以兄弟情分，十分笃厚。武松长到十八岁，却生得体格丰伟，性情刚强，不像哥哥大郎那样模样猥琐，为人懦弱，平日本分，怕惹是非。这年武松在清河县，路见不平，与县中机密相争起来，一时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哥哥大郎知道，教他赶快躲了。因而武松逃避在外，四处飘荡。嗣后投奔到河北沧州柴王府中，为门下食客。多蒙柴大官人柴进接纳管待，住了一年。在柴王府中结识了及时雨宋江，铁扇子宋清。承宋江青睞，结义为兄弟，指导了他一些文字。

一日，武松思念哥哥，拜别柴进、宋江，迤迤回乡——自河北沧州回归山东清河县。武松穿了一领新纳红绸袄，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背了包裹，提了哨棒，向景阳冈来。这景阳冈一带山势嵯峨，溪谷纵横。山脉自北而南逶迤百余里。越冈向西是清河县，分道而南，

2 第一回

便抵阳谷县。武松在路行走，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日下午来到一处所在。武松在高坡上向前眺望，那林木丛中，隐隐似有人家。武松寻思：这地好生面熟，莫非就是景阳冈下的景阳镇吗？想到这里，不禁狂喜，思想弟兄很快就可相聚。

武松到了镇口，抬头便见那砖砌的龛洞上，嵌着一块青石，刻着“景阳镇”三字。武松心想：是了。只见龛洞门中间拦着丈许高的一道木栅门。隔栅望去，镇上冷冷清清，悄然无人。武松看了，心中纳闷：景阳镇往昔热闹得很，怎么会如此萧条？难道这里出了盗贼不成？武松把栅门推出一条缝来，侧转身子，走了进去，转手再把栅门关好。提了哨棒，迈步前行。只见三三两两的店户，都是半开半闭的。武松看了不明白。待说书的略表几句：这景阳镇是行旅要道，原是热闹所在。只因冈上出了猛虎，人就不敢居住来往。有钱的，逃到城里去了；小户人家，远处躲不起，在家又受不住惊吓，就把老婆孩子送进城里，自己躲进屋里，没事就不肯轻易出来。有三种人家生活最苦。一是庄户人家，自从冈上出了猛虎，白天只有两三个时辰可以下地干活，还得结伴而去。这样，庄稼就荒了不少。一是开店的，客商听说有猛虎，都宁愿辛苦两条腿，宽走些路，绕道而过。这镇上生意顿时就冷落了。一是猎户，这些猎户，大多是庄稼人，没大本领，只在农闲时候，打些野味进城换几文零用的。就是有些以打猎为生的，也只会打些獐兔狐狼小兽，要他们对付这样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就没有办法了。说起这只猛虎，在地方上确是造了不少孽，曾拖去过十头猪，咬死过八头羊。这还不算，小孩也被咬死三四个。过路客商，活活的被吞吃了两个。有一个推车的，恰在上坡，看见猛虎出来，幸亏他胆大，撇下车子就跑，要不是那车子跟着滚下去，吓得老虎一跳，这老兄就没命了。老虎闹的这么凶，猎户跟着倒楣了。阳谷县主假示对百姓仁爱，不问情由，勒限要他们捕获。到期缴不了差，上大堂去领受一顿板子，打得皮开肉绽。想不挨打，就得上下花钱，到处送礼，才得宽限。做猎户的还能有几个钱？钱早花光了，屁股也早打烂了，老虎依然凶猛，横行不息。

武松望了望冷清的镇头，正在纳闷，抬头只见前面古槐树上挑出一帘酒旗来。旗下隐着一座草房。这草房推槽一半上着，一半退了。门口有张半桌伸出来。桌上摆着筷笼，笼旁放着满地天蓝坛。武松看着：好啊！有酒喝。大踏步走过来。回首抬头看那旗时，飘着“三碗不过冈”五个大字。武松并不理会，径向店里走去。仔细看这店时，是连屋三间。靠门左首是柜台，柜台上一溜儿摆着好几个白地青花的瓷酒坛。酒吊子旁放着一只大圆瓷盘，盘里盛着大块卤牛肉，看样子有五七斤重。迎面有块金字木牌，牌上榜书“太白遗风”四个大字。这牌被烟熏的已黑了一半。柜台里账桌上伏着一位少年，睡得正香。这人穿着玄色直裰，腰束黑带，头戴四楞子帽，看样子是店里的小老板。再看那边，堂屋里摆了几张白木方桌，每张桌上都放着筷笼，坐椅、条凳擦得干干净净。

武松走进店里，并未惊动人家。觅了个座位，把哨棒靠墙倚了。推开桌上筷笼，放下包裹。坐下再看时，堂前不挂财神、天官、山水画幅，却挂着一幅卞庄深山打虎图。那山画得巍峨险峻，那虎画得雄伟凶猛。那卞庄跳落在半空，心雄胆大，骨健筋强，似撼天狮子，如摇地貔貅，扯拳猛打下来。武松看了，不觉出神，哈哈一声大笑。武松这一笑，自己不觉，却惊坏了两个人。一个就是伏案酣睡的小老板。这人突然听得一声响，耳门里像被雷炸了一般，以为房子塌了，慌得向账桌下钻去；一个武松看不见的，就是这家酒店的小二。因为店里生意荒了，开销不够，小老板唤他在后园种菜。这人几天没有好好睡了，腰酸腿软。忽听这一声响，眼前一花，一屁股溜在地上，爬了不少时候，才得起来。店小二听得前面有人声，搓了搓眼，忙出来招呼。武松看来人，头上戴的是旧毡帽，身穿布衣布裤，脚蹬布袜布鞋，腰里结着布围裙，肩头上搭着一条搓布，晓得是小二来了。武松看他有些惊讶，觉察自己恰才笑声太高了，感到不好意思，轻声叫道：“沽酒来！”店小二刚从阳光下走进来，又吃了些惊，过了一会儿，才看清堂前坐着一个穿红衣的大汉。这人坐着比别人站着还高。寻思：怪不得他的笑声这样洪亮。这大汉是从哪里

4 第一回

来的？来此干什么？店小二用搓布掸了掸围裙上的泥，端过一盆脸水来，招呼武松道：“客官洗脸。要什么，马上来！”武松看店小二勤快。笑道：“好，筛酒上来。”这小老板是个胆小鬼，又十分爱财。冈上出了猛虎，胆子就更小了。白天拉屎撒尿不敢出门。晚上，前门上闩，后门加锁。要小二替他守夜。睡着不放心，困不好，白天就打瞌盹。店里买卖清淡，且有小二照顾，小老板原是好到房里去睡的；但怕有客人来，小二趁机捞钱，放心不下，只好抱着钱筒，伏在账桌上。适才武松那一声笑，震得房屋都动了，吓得他溜到桌子底下，浑身不住地发抖。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了。心想：这遭完了。紧抱钱筒，死不放手。店小二过来看时，晓得他吓昏了。用手来拉，他却抱住钱筒拼命叫道：“没得命了，没得命了！”店小二提醒道：“快出来打酒吧。客官等了多时了。”小老板扭回头来，看清是小二，才松开手，从账桌下钻出来，问道：“在哪里？”店小二指着武松道：“那不是！”小老板抬起头来，模模糊糊地只见宝塔一座摆在那里。心中吃惊：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汉子！拿起吊子打了一碗酒，递给了小二。

武松望那小老板，骨瘦如柴，一张焦黄脸上，隐着一双睡不醒的眼睛，不由得想笑，转念才忍住了。捧起酒来嗅嗅，并无香味；尝尝，松泛泛的。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店小二一看，吓了一跳，赶忙跑到柜前换了三碗，放在朱漆托盘上，捧到武松面前来。这酒真的好。武松老远就嗅到香味，香味直冲鼻孔。接手一看，碧莹莹地清澈见底，宛如竹叶沥青。“好啊！”武松说着，仰起脖子，喝了一碗。觉得芬香津浓，向店小二赞道：“好酒！”店小二见客人欢喜，也高兴起来，摆起了丁字步，左手叉着腰，右手大拇指翘着，哼道：

造成玉液流霞，香甜津润堪夸，开坛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当过乌纱。神仙爱酒（都）不归家，武松笑问道：“这些神仙都到哪里去了？”小二哼道：

醉倒景阳镇下。

唱完，问道：“客官，这酒好吗？”武松听了，益发高兴了，说道：“酒家，俺今天没有宝剑，也没有乌纱，就有这个。”说着，推了推小包裹

道：“瞧！就用这个喝它一个痛快吧！”这回小老板的眼睛顿时亮了，心想：等了好多天，才碰上了这样一个肯花钱的主顾，好捞他一笔钱了。高声喊道：“小二，这么笨！不能看着客官吃寡酒啊！”店小二听了，心领神会，这是要他趁势把卤了好几天的宿牛肉卖了。就向武松说道：“客官，有酒无菜，不嫌乏味吗？”武松回问道：“有什么好菜？”店小二道：“牛肉、花卷、鸡蛋、薄饼都有。要的话，锅贴、水饺也能赶出来。”武松道：“就切一大盘牛肉来吧。”说着又喝了一碗下去，接着又喝一碗。店小二把大盘牛肉切来时，武松用手拣起大块牛肉，塞进嘴里，觉得烧得不孬，又烂又香。卤的次数多了，味道都浸到肉里去了。菜好就更想喝酒了。恰才有酒无菜，现在是有菜无酒了。武松唤店小二：“再打三碗来！”店小二看了看他，想这酒的后劲是大的，笑道：“客官，馒头、大饼都有，要酒就没有了。”武松道：“馒头要，大饼要，酒俺也要！”店小二摇头道：“酒却没有了。”武松道：“不卖了吗？”店小二笑道：“客官莫怪，不是不卖，实是这酒太浓烈了。旁人吃了一碗，就不得了。您老人家已经喝了三碗，两斤多了，不能再喝了！”说着，扬手一指屋外说：“客官，没有看见那店前的酒旗吗？”武松发躁道：“哼！我并不吃那酒旗子！”店小二看武松说话有些不平了，忙解释道：“客官，不是这样说，是请你看那旗上写的字意。这旗上不是写着‘三碗不过冈’吗？这酒，小店称为透瓶香。小老板姓文，羡慕杜康造酒，单名取个康字，唤作文康。这酿酒法是祖上传下来的，至今越酿越好了。所以，小店虽是简陋，酿出来的酒，酒劲可不小。四川的大曲，贵州的茅台，山西的汾酒，都比不上这酒。来的客人只饮一碗、两碗，喝到第三碗时，定是醉了。醉了就过不了前面的冈子。”武松听他说得神奇，拍着胸脯道：“俺已喝了三碗，怎还不醉？”店小二笑道：“客官有所不知，只因时候还未到呢。我们这酒又叫出门倒，后劲大。现在你不觉醉，一出店门就得倒下来了。”武松听了不解。常言道：“开店不怕大肚子。”俺不白吃你的，怎么不肯卖呢？嘴里却是很馋，喊道：“快打酒来。”

小老板听两人争论，觉得这大汉未醉。宽卖两碗，也可多赚几

6 第一回

文。喊小二送酒过去。小二无奈，又打了两碗酒，递与武松道：“客官，喝了这个，再没有了。我怕客官‘倒算账’呢。”武松听到“倒算账”三字，觉得新奇，要同小二拉拉呱，问是什么意思。店小二笑道：“有种客人，腰里没钱，酒品又低，却爱喝酒。喝了几杯，醉得一塌糊涂。仗着酒势，胡闹起来，不给钱倒也罢了，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胡说店家要找他多少。这就叫‘倒算账’。店里出了这事，老板就要责怪我小二，识不得人，不会招待。”武松哈哈大笑道：“这么说，你是吃过这样的亏了？”店小二道：“可不是，打碎了家伙，老板还要俺赔偿一半呢。”武松道：“放心，再来三碗，俺不会让你吃‘倒算账’苦头的。”说着，从包裹里摸出一块银子来，约有一两八九钱重，递与小二道：“拿去，全打酒来！”店小二正在犹豫，小老板看见雪白的银子，眼珠早荡出来了，喊道：“打与他！”店小二没办法，又打上三碗。前后共是八碗了。小老板接过银子，细看是十足纹银。戥一戥，二两缺少二分。算算账，扣去已经吃的，尽有多。心里暗暗高兴，早把猛虎伤人的事抛在九霄云外。店小二看了也很惊异：这大汉子真是能吃能喝，大盘牛肉，吃得干干净净，这三碗酒又快喝光了。这回店小二没等喊，自动又送上三碗，仍招呼道：“客官，当心喝醉了。这酒是没有解药的！”武松并不在意，却把眼一瞪道：“说什么酒凶！你酒里放了蒙汗药，俺也不怕。快切牛肉来！”店小二道：“牛肉已没有了，还有二十几个卤蛋，要吃吗？”武松道：“拿来！”店小二把卤蛋盛了，又带来大盘馒头——这馒头四两一个，有十多个，齐放在武松面前。武松看了，问道：“还有酒呢？”店小二讶异道：“怎么客官还要喝呢？”武松答道：“俺、俺、俺是还要喝啊！来、来、来就是喝酒。”舌头已有些拐不过弯了。店小二道：“要喝只有五六碗酒了。”武松道：“有酒，都、都、都拿来！爷爷今天要、要喝个痛快；要把你们店里的酒都喝光了！”店小二劝道：“客官，不能喝了！您这大个子，醉倒了，哪个扶您得起？”武松指着自已鼻子道：“要扶的不、不、不算好汉！”店小二看武松的脸涨得像大红缎子，那两只眼睛都定了光，心想：这汉子已经醉了，须要远远地离开他。店小二抄着手，靠着柜台，还

连连说道：“不能再喝啦！”不管武松怎样大声招呼，总是不去打酒。

武松看店小二站着不动，便来了性子，眼睛一翻，伸出拳头来。店小二看武松那眼睛牢牢瞪着他，拳头又是朝他伸着，心就慌了。小老板见了更害怕，心想：别扭了这大汉的性子，看他拳头这么伸啊伸的，真的惹他恼了，这一顿打不是好耍的。看看自己这副骨头架子，一条手臂，还抵不上他的指头粗呢。暗暗用指头点点小二的腰窝，低声说道：“鸳鸯！乾坤！让他喝了，快打发他上路！”诸位：你道这小老板说的“鸳鸯”、“乾坤”是什么意思？这是酒家切口，意思是水和酒对开搀进。店小二道：“不成呀，这汉子尝出毛病来，可就不得了！”小老板道：“放心便了，我已有了头路。”店小二先把两碗酒七水三的酒，小心地捧给武松。武松接碗过来，并不观看，一饮而尽。接着，店小二又送上两碗对开的酒。最后拿上的两碗，差不多都是“金生丽”了。武松喝得口滑，只顾喝，连连又喝了四碗，前后共喝了十八碗酒。不住赞道：“好酒啊好酒！”“还有没有？”小老板战战兢兢地回答道：“这回可真没有了。客官给的银子也喝光了。你已喝了十八碗酒。看！这桌上的碗堆了多少？”武松翻着眼望望，笑道：“可是俺还没有醉、醉、醉啊。”说着，取过包裹，胡乱背在肩上，摸到哨棒，踢开板凳，向店外走。店小二看武松要走，忙让出路来。小老板眼珠盯着武松，看他在摸哨棒，喊声：“没得命了！”忙向账桌下溜去。武松走到门口，回头向店小二说道：“你、你们笑爷没酒量，怕爷爷喝、喝、喝醉了，吃、吃、吃倒账！俺、俺、俺没有醉，快、快、快把那三碗、碗不、不不过冈的旗子扯、扯了。要不、不、扯，我再、再看、看到，把、把、酒缸、缸砸了，房、房、房子烧了。”店小二打躬作揖地送客。武松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冲出门去。武松出门向哪一方走，店小二并未理会。

“太岁”一走，小老板从账桌下爬出来，怕醉汉跌撞回来，劈头喊道：“快上门！”两人把门桌抬进，门上好，喘了口气。小老板回账房去。店小二正要收拾东西，忽听“蓬蓬蓬”一阵下冰雹似的打门声。小老板听了，慌道：“不得了哪！”拿了银子，抱着钱筒就向后房

逃。店小二也急了，刚想走，屋外这人喊道：“这么早，就把门关了！”店小二听这声音是熟悉的，原来是对门豆腐店的刘老头来了。这老人眼见武松进店，但出来时，已喝醉了，歪歪斜斜地向景阳冈方向走去。心想：要死啦！这冈上有猛虎啊！对过酒家为什么不告诉他一声呢？再一看，这酒家把门都上起来了。“嗯，不好，我得去问问。”老人是个热心肠人，放了手里的活，急忙过来敲门。店小二听了，答道：“反正没生意，就早些打烊了。”刘老冷笑道：“哼哼，没有生意，恰才不是有个大汉子来喝酒的吗？”小老板听是刘老来，停住脚步，忙插嘴道：“已是三天没有开张了，哪有大汉子来过？”老人听说，益发生气道：“胡道，我眼犹未瞎，恰才不是有个穿红衣服的大个子，从店里走出来的吗！”店小二答道：“不错，不错！”刘老责问道：“着啊，做生意不作兴坏良心啊！”小老板听了，暗自想道：坏啦！恰才在酒里搀水的事，谅是被他看见了。这老家伙真多事！分辩道：“小店营业，天公地道。他来买，我就卖，一不抬高市价，不二少给分量，怎样倒说坏了良心？”刘老被他顶撞得更气了，焦躁道：“虎灾闹了半年，你们聋着耳朵不知道吗？人家喝得醉熏熏的，就让他去送死吗？为啥不告诉他一声？不好好地留住他？好！老虎伤了人，阳谷县来查问，我去作证，告你们不劝不留！”小二、小老板两人听了，齐喊道：“啊，坏啦！”店小二急得直捶头，说道：“该死，我怎么把老虎伤人的事忘了？快去追吧！”小老板急得团团转，心中盘算：要是老虎真的把这大汉吃了，阳谷县来查问，倒灶的刘老这么一说，完啦！准定倾家荡产！店小二把门闩一启，拔脚就要去追。小老板忽然把他拉住了，急问道：“你说那个醉汉回来，会不会把我们的房子烧了，酒旗撕了？”店小二不等他说完，推开他手，说道：“哎，事到如今，哪还管的那许多。人命要紧！”说着，拉开门，拔脚就跑。刘老看店小二去了，回转自己店中。

且说武松，这时真是醉了，醉得很凶，倒拖着哨棒，跌跌撞撞走向镇门。方向倒没弄错，径直向景阳冈上走去。这时武松走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稳健、小心了。这边镇口也有丈许高的木栅门。武松

胡乱地把那栅门拉开了，摇摇晃晃地跑出去。山风迎面吹着，酒气上升，脑子竟有些糊涂了。两条腿好像不是自己的，软塌塌地像踏在棉花包上，一些气力也没有了。武松正在走时，耳朵里好像有些声音。似乎有人喊道：“客官，住步！”心想：这是喊谁啊？看看前面没有人，再回头时，只见有一个人一面跑，一面喊，一面招手。再看时，好像在喊我呢。这倒奇了。喊我干什么呢？看这人跑得满头是汗，气都喘不过来，武松就把脚步放慢，停了下来。店小二看武松站停了，也就放慢脚步，在离他一两丈远处站住，招呼道：“客官，快快跟我回店去吧！”武松近前一看，原来是店小二。问道：“俺、俺、俺又不少你、你钱，要俺回、回去做什么？”“我好意来追你，前面是去不得的！”“为、为什么去、去不得？还能撞、撞着老虎，被它吃、吃了吗？”店小二说道：“唉！山中真有猛虎！我们这里猪、牛、羊不知被它吃了多少！过往客商也吃了好几个，庄稼人多有咬伤的。四日前，东村上的小三子正在地里割草，就被它叼了去。他的母亲还在哭呢！现今没有人敢上这冈子了。非要过时，只能在巳、午、未三个时辰，持刀枪棍棒结队而行。阳谷县已有告示晓谕，单身不准过冈。天色不早，客官，快快跟我回镇吧！”武松望着店小二，冷笑道：“哈哈，俺、俺没有醉。俺醉了吗？这、这景阳冈，俺也曾走过，没遇见过老、老虎。今、今天，就有了老虎？你、你别吓我！俺就撞见、见老虎——”武松把胸脯一拍道：“俺、俺也不怕！”店小二狠狠地说道：“真有猛虎！”看店小二说话着急、发狠，武松酒水糊涂，反而生气了，说道：“有老虎吗？恰、恰才在店里你们怎么不说？人家走了，追上来；明明是商量好了，想弄俺的银子。去吧，爷爷不回去了！”提了哨棒，头也不回，向景阳冈而去。店小二瞪大着眼，望着这大汉子歪歪斜斜地径自上岭去了，急得只有干搓手，一点办法没有。

且说从这景阳镇走上冈巅，还有五六里路，中间须经过一条山溪。武松走了一里多路就到了溪边。这溪上原是有座石桥的，春上被水冲塌了，现放着一只抽渡船。这船两端俱绾着很长的绳子，系在溪两岸的树上。人要过渡，只需坐在船上，自拉绳索，船就会漂向

对岸去。这种渡口景状，即是前人诗中所指：“野渡无人舟自横。”武松恍恍惚惚地下了船，拉动绳索，船向对岸漂去。这时太阳离地只有一竿子高，残阳反照在那高大的白杨树上。在武松看来，好像都是倒长的。武松恍恍惚惚，只觉奇怪，自笑道：“看啦，看啦，那坟头怎么向俺跑来了？咦！看那树木都在打架，怎么打到一块去了！”武松坐在船上，如八仙飘海一般，大地上下，顿成奇观。真凑巧，这次武松倘若从桥上走过去，说不定变成捉月的李谪仙，坐井的张疯子，眼花落水了。武松双手一前一后捏着绳索，拉着，拉着，不觉躁热起来，就把毡笠推向脑后。这一推却好，冷风吹着，把酒劲吹去了一分。拉着，拉着，又把胸口衣服解开来，风一吹，酒劲又吹去了一分。武松觉得口渴，放了绳索，双手捧水来喝。这只船，不进则退，在水中荡漾起来。武松再来拉绳，这回觉得眼前景物，不像先前那么乱晃荡了。渡过了溪，提着哨棒，登岸取路上冈。走了几十步路，忽见路旁一棵古槐树上，很宽很长的一层树皮被刮去了，白得夺目。站停一看，只见树上用油漆写着“冈上有虎，行人止步”八个大字。武松酒意尚浓，面红脑胀，只觉躁热，看了这八个字，并不在意，哈哈一笑，手一甩，横拖着哨棒，头也不回，直向冈上走去。十月中旬小阳春天气，太阳刚刚落山，半半天映得血红。冰盘似的月亮，却已从冈子东向上升了。这山冈是南北向，东西通道。坡道不大，山径却长，路也宽阔。只因许多时间没有人走，已是荒草遍地，落叶满山了。晚风吹着白杨，摇曳生姿，哗哗作响。武松酒气，虽说减了几分，仍是头重脚轻，摇摇晃晃地走着。又走了一段路，前面露出个山神庙来。武松感觉酒困，想进去歇息。不料走近一看，这庙东墙塌，西壁倒，山神头上戴箬帽，香炉里边出青草，破旧不堪。檐下结着不少蜘蛛网，屋里堆着不少包谷秆子，走也走不进去。武松从山门口走过去，忽见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惹人注意。乘着落日余辉，武松张眼看去，上写着：

特授山东阳谷县正堂孙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县城东景阳冈，乃系通衢要道，不料上月突出猛虎，拦路伤人。已杖限